

徐恩曾·叶秀峰·季源溥

邹学成 著

中统三巨头

开启民国特务政治尘封历史
揭秘中统三大巨头人生沉浮



中统三巨头

邹学成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统三巨头/邹学成 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80214-451-4

I.中… II.邹… III.①徐恩曾(1896~1985)一生平事迹②叶秀峰(1900~)一生平事迹③季源溥(1906~1979)一生平事迹
IV.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201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170×230(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420 千字

版次:2008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14-451-4/K·473

定价:39.8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编者的话

中统和军统，同是国民党两大罪恶昭彰的特务组织，几十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提起军统，很多人都知道戴笠、毛人凤等人；但说到中统，知道的人就很少了，真正了解中统头子徐恩曾、叶秀峰、季源溥的人就更少了。

其实，中统与军统一样，都是维护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庞大特务组织，中统早期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叫特务工作总部，1938年称中统局，各省、市、公路、铁路都设有基层组织，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中统特务有20万之多。

徐恩曾是中统局第1任局长（实际是副局长主持工作），他曾留学美国，专攻电机专业，回国后有可能成为工程专家，却神差鬼使地干上了特工这一行。多年来，他紧紧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反人民，恽代英、瞿秋白、毛泽民等无数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被他残酷杀害。可蒋介石对他还是不满意，就找了借口，把他所担任的职务一撸到底赶下台，使他成为平民。他万分感慨地离开了统治长达15年之久的中统局。

叶秀峰是中统局第2任局长，曾任调查科主任，重返中统局后，雄心勃勃，赤膊上阵，制造血案，震惊全国，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他爱财更贪财，挖空心思四处搜刮钱财，可他做梦也没有料到，不义之财得到的快丢的更快，他让17岁的独子带着大批搜刮来的金条去台湾的途中，轮船失事，独子葬身大海，金条也不知下落。不知是天算还是人谋，他也只好暗自落泪，悲叹人生。

季源溥是中统局第3任局长，从苏北小县城来到了南京，投靠到陈立夫门下，先后辗转上海、南京等地，数易其职。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经过几番明争暗斗才争到了中统局长这个头衔，但面临的却是蒋家王朝彻底崩溃，他竭力想挽回败局，便苦苦挣扎，到处为特工们鼓劲打气，到头来自己却带头跑到了台湾。

《中统三巨头》一书约42万字，较详细地介绍了中统前后3任局长的罪恶历史，是认识中统这个法西斯恐怖特务组织的专著。作者在收集查阅了一大批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又走访了部分知情人士，经过精心创作而成的。作者还在不失历史真实的前

提下，进行了适当的艺术加工，如加上了人物对话、场景描写、心理活动等。全书结构紧凑，语言简练，文字流畅，情节生动，具有可读性，资料性，教育性。读者在阅读此书时，能从徐恩曾、叶秀峰、季源溥的个人发迹史中，认清中统血淋淋的发展史，增加对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特务组织的深刻认识，了解其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本质。

因时间久远，不少当事人已去世，作者手中所掌握的资料又不够翔实，不可能将中统内幕完全披露出来，加上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缺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7年12月

CONTENTS 目 录

中统局第一任局长——徐恩曾

1. 新任特工头目	1
2. 哀叹美梦难圆	8
3. 设立特工总部	21
4. 遇上中共特科	27
5. 失败接踵而来	35
6. 魔爪指向中共	42
7. 屠杀革命志士	48
8. 捏造伍豪事件	57
9. 诱逼反省自新	63
10. 穷于四处应付	69
11. 成为中统魔头	76
12. 党网遍布全国	83
13. 染指中共南委	90
14. 四处造谣污蔑	98
15. 黑手伸到延安	108
16. 火并汪伪特工	117
17. 带头放浪形骸	126
18. 国外中统谍影	138
19. 中统军统互咬	147
20. 深陷恶斗之中	157

21. 丢官失权下台	168
22. 商海几多沉浮	178

中统局第二任局长——叶秀锋

1. 接任中统局长	189
2. 不断制造惨案	196
3. 劫收日伪资产	202
4. 扩充经济实力	208
5. 反对民主运动	214
6. 制造下关事件	219
7. 镇压人民群众	225
8. 破坏学生运动	231
9. 进行罪恶活动	238
10. 改换中统名称	245

中统局第三任局长——季源溥

1. 加入特工组织	253
2. 当上劳工科长	261
3. 疯狂挥舞屠刀	269
4. 查封进步书刊	277
5. 拼凑中统队伍	282
6. 趁机肆意敛财	288
7. 爬上局长宝座	294
8. 最后垂死挣扎	302
9. 孤岛渡过余生	307

中统局第一任局长

——徐恩曾

1. 新任特工头目

位于南京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民国初年曾是江苏省议会所在处。这座大楼西南角二楼，是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区，部长蒋介石，副部长陈果夫。其中有两间并不起眼的办公室，约在 1928 年 2 月，在门口钉上了一块“调查科”的牌子。

与中央组织部下设的其他科室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的情形相比，调查科是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很少有人知道组织部内还有个调查科，更不了解这个调查科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只知道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入调查科，而且更让人无法料到的是，10 年后成立的赫赫有名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的“中统”，就是从这两间无人问津的办公室中开始发迹的。

1929 年 12 月的一天上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上班就关闭起来的门轻轻地打开了，只见从门外轻轻地走进了两个人来，前面的一个人是大家都认识的首任主任陈立夫，紧随其身后是个年轻的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身穿质地讲究的西装，牛皮鞋擦得锃亮，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戴着眼镜，一副白面书生文质彬彬的样子。

大家看到陈立夫走进房间，都放下手中的工作，纷纷站了起来。陈立夫看到大家都注意到了他身后的陌生人，就笑着对众人说：“这位就是新来的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先生，从今天起，他就是你们的领导了，希望大家要多支持他，为党国好好工作。”陈立夫一边说，一边指着站在身边的徐恩曾。

徐恩曾看了大家一眼，斯斯文文、细声细语地说：“今后我就要和大家天天在一起共事了，我对调查科工作是外行，各位比我工作时间长，也比我有经验，请多加赐

教，不胜感谢！”

细心的人心中暗算了一下，调查科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科主任就像是走马灯一样，前前后后就换了多人：陈立夫是第1任，张道藩是第2任，吴大钧是第3任，叶秀峰是第4任，到现在的徐恩曾，已经是第5任了。

也就从今天起，徐恩曾开始了他的特工生涯，可能他也没有想到，他一干就是15年多，直到被蒋介石撵下台削职为民为止。

提起中统，知道的人很多；说到调查科，了解的人就很少了。其实，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中统就是由调查科发展演变而来的。

1926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他的总司令部里，设有一个机要科，科长陈立夫，该科主要职责就是从事与军事情报相关的工作。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按照蒋介石要求，对组织部进行人员大精简，合并部分科室，仅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总务科、调查科。这个调查科，就是中统的最原始机构。

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有一个党务调查科，主要任务只是收集整理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成分、经历、动态等，还有一般性的社会调查。

陈果夫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认为党务调查科已不能适应需要，决定改变其性质，成为情报机构。

作为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蒋介石对调查科也很重视，认为“成败利钝，关系到党国存亡”，就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陈果夫重设调查科的想法就是：调查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反蒋派和中共组织等情报。

调查科成立之初，人员不到20人，比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其他科室来说，人员是少多了。

陈果夫在考虑首任调查科主任时，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弟弟陈立夫，蒋介石欣然同意。

陈立夫上任后，在一次会议上就明确地提出，调查科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收集国民党内异己派别的情报；第二，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报；第三，配合国民党军警机关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很明显，调查科一成立，就把对付共产党列入工作的重点。

此时，调查科的性质，已由原来的党务部门，变成了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异己力量的特务机构。

调查科性质的改变，正符合蒋介石的意图。原来蒋介石经过第一次下野后重新上台，深知要建立独裁统治，就必须严厉镇压国民党内的各派异己力量，还要想方设法对付共产党。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是越来越感到难以对付，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事件之后，共产党似乎不存在了，但各地的起义和城市暴动此起彼伏，足以证明共产

党还在活动，还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幕后指挥，共产党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又无法找到。

面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蒋介石感到单纯依靠警察和宪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秘密的特务机关来专门对付，所以，他对陈立夫领导的调查科寄予厚望。

陈立夫按照蒋介石、陈果夫的要求，在调查科机构设置上，只设采访、整理2个股，各股设总干事1人，干事、助理干事多人。采访股总干事始为杨剑虹，后为曹立瀛，再为曾三省；整理股总干事先是吴大钧，后为濮孟九。

陈立夫一心想发展特务机构但又觉得人手不足，就从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挑选了10人到调查科来，使调查科一下子增添了新的人员。这批人员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中统的高级特工人员，他们是：张国栋、郑伯豪、张旆、李风澜、骆美中、王保身、任洪济、谢澄宇、郭良牧、陈玉科。

这批人员来到调查科后，陈立夫没有立即安排到哪一个股工作，而是对他们进行特殊训练，以便迅速适应新任务的要求。

陈立夫知道，尽管这批人在思想上是坚决反共的，并效忠蒋介石，但并不知道调查科的特工性质，也不明白特务工作要求，必须要进行思想训练，使其尽快适应新工作的要求。

首先陈立夫进行训话并介绍调查科的工作性质、机构设置、工作范围、工作要求等，然后介绍这批人员与科内人员见面，互相对话，增进了解。

接着陈立夫将这批人员派往上海进行社会调查，重点是共产党活动情况、国民党内部派系活动情况、工人运动情况等。1个月社会调查结束回来后，每人都写出调查报告，陈立夫逐一审核。

再次是陈立夫又安排这批人员到江苏、浙江两省进行第2次社会调查，这次调查除了有第1次内容外，还增加了农民运动情况一项，返回后再次写出调查报告，然后陈立夫根据各人情况，分配到各股工作。

徐恩曾进入调查科后，因为对具体情况不了解，开会时也听多说少，他天天到各股看一看，询问几句工作上的话，大家感觉到新来的这位主任整天是一副微笑的样子，没有官架子。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省吴兴人，1898年出生，他能来到调查科工作，也与同乡陈立夫有关系。

1925年，徐恩曾从美国卡耐奇工学院毕业后回国，本想以所学的工厂管理和无线电专业方面知识，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美梦，一展身手。可他就没有想到，无线电在美国很吃香，可在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上海，无线电还只是才起步，也只有美商开



徐恩曾

洛公司装配了一座 100 瓦的无线广播电台，专门播送商情广告、音乐、歌剧、教堂礼拜等，很多人还不知道无线电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面对如此落后的国情，徐恩曾大失所望，仰天长叹：“空怀绝技，报国无门！”

为了糊口，徐恩曾只好以工厂管理方面的特长，屈尊到上海市自来水厂做了工程师，就这样一二年很快地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找到如意工作。

不久，命运之神在向他招手，国民党政府为了宣传国民革命精神，准备筹建一座广播电台，有人推荐了徐恩曾。徐恩曾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好机会，欣然应邀，成为 3 名筹备干事之一。

1928 年 8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建成，蒋介石率领政府要员参加了隆重的典礼仪式，徐恩曾忙上忙下，露足了脸面，出尽了风头。

徐恩曾风光一时得到的不仅是电台主任这个位置，也目睹了国民党要员们的派头，因此便产生了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想法。

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于是，他就认真排查了政府要员们的籍贯，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他的重视。

原来，国民党中有相当一部分要员是浙江省人士，不仅蒋介石是奉化人，而且还有更多的吴兴县人，徐恩曾扳着手指算了起来：国民党元老有戴季陶、陈其美、张静江，新贵有朱家骅、潘公展、陈果夫、陈立夫等。

特别是陈立夫，徐恩曾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在参加了一个“健社”中国留学生联谊会时，就结识了此人，后通过不断交往，得知陈立夫也是浙江吴兴人，比自己小几岁，按照族谱叙起来，两人还是表亲，双方见面，都是以“可均兄”，“立夫弟”相称，关系非同一般。

陈立夫回国后，在兄长陈果夫的帮助下，春风得意，仕途平坦，担任调查科主任时间不长，就被蒋介石提升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徐恩曾看到陈立夫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想到自己要入官门，离开此人是万万不可能的，于是就主动找到了陈立夫。

陈立夫看在同学同乡亲戚的面子上，回答得也很爽快，很快就为徐恩曾谋得了中央党部秘书处总务科科长的位子。这一年，徐恩曾正好 30 岁，而立之年进入政界，这对于徐恩曾来说，无疑是一个好兆头。

总务科长，说起来好听，好赖也是个中层官员，手下也管着不少的人，其实也就是生活“总管”，什么琐碎事情都管，上至会议服务，下到办公用具，都要由科长出面说了才算数。

不知什么原因，就是这些琐事，徐恩曾干起来很是起劲，你看他整天忙乎乎的，乐颠颠的，笑咪咪的，他头脑灵活，把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新知识也运用到总务工作来了。

喝过洋墨水的徐恩曾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让总务科变了样，做出了几件让众人

都刮目相看的事情来：

一是抽调人员，对多年混乱不堪的文书档案进行分类整理，做得井井有条，查找起来也很方便，并建立了严格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

二是安装了一部电话总机，使各部门之间及对外联络更为方便，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是设计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使保密功能大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泄密事件的发生。

四是合理使用经费，厉行节约，不该花的钱坚决不乱花，有时经费紧张，他就自掏腰包，这一点在当时的官场上是很少见的。

徐恩曾的这些做法，颇得陈立夫好感和信任，也为日后的升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徐恩曾自从担任总务科长后，接触的人也多了，在一次与别人交谈中，无意中听人说起中央组织部内还有一个神秘的“调查科”，这个科与其他部门一般不相往来，两扇门也总是紧闭着，平时很少打开，就是组织部其他科室人员也很少到调查科来，调查科人员整天来去匆匆，神色严肃，还经常加夜班，外人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搞什么名堂。

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编制，部下设科、科下设股，科有科长，股有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等级别，助理干事是最低一级，人数也最多，但这些人一旦被外放到地方去，也就成为“中央大员”，担任地方上的要职。

更让徐恩曾感到不解的是，调查科的称谓也与别科不同。调查科的负责人不叫科长，而称之为主任，如陈立夫因曾做过调查科第一任主任，不少人就叫他陈主任。

还有，调查科的主任升迁也是很快的，有的人刚到任后几个月，就高升调走了，而其他部门的很多老科长，一做就是许多年，在老位置上原地踏步，根本得不到提拔。

调查科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引起了徐恩曾的好奇心，而且也驱动了他那原本就强烈的升迁欲。该科就像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住他，使他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于是，他有事没事就与调查人员接触，见面主动打招呼，经费上给予特殊照顾，就连每次经过调查科门前，虽然门是紧闭着，也会忍不住张望一眼。

越来越高涨的好奇心驱使着他，越来越强烈的升迁欲折磨着他，徐恩曾终于忍不住了，他找到了陈立夫，说明了想去调查科工作的愿望。

“你知道调查科是干什么的？”陈立夫有点生气地说。

“不就是到各地去转转看看，回来后写写调查材料吗？”徐恩曾其实也不知道调查科到底是做什么的，他又怕陈立夫不愿意帮忙，就加上一句：“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反正我能做好！”

“你不知道，我现在就告诉你，调查科是从事情报工作的。”陈立夫严肃地对徐恩曾说。

“情报工作？是不是人们所说的特务？”徐恩曾反问道。

“是的，就是特务，为党国服务的特务，为总裁服务的特务。”陈立夫肯定地说。

徐恩曾在美国留学期间，知道美国有个联邦调查局，还有中央情报局，这些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务组织，调查科居然也是个特务机构，真是太意外了。

陈立夫看徐恩曾不说话，又开口了：“你学习的是无线电专业，而调查科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我劝你还是不要动这个脑筋。如果一定想换换工作，挪挪位置，也是可以的，我再给你调换个工作吧，你看怎么样？”

徐恩曾看了陈立夫一眼后，低下了头说：“我想试试做情报工作。”

陈立夫看到徐恩曾还是这样固执，也就没有再说下去。

时间不长，调查科主任叶秀峰调出，徐恩曾在陈立夫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地谋到了调查科主任的位置，后逐步发展成为中统“特工王”，权倾一时，威震八方。

徐恩曾来到调查科时间不长，感觉到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人手也显得很紧张，就伸手向陈立夫要人。

陈立夫一时手中也没有多少人，在向蒋介石汇报得到批准后，就从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6期毕业生中，挑选了20人参加调查科工作。

这批人中，后来多数成为专业特工人员，但让陈立夫、徐恩曾没有想到的是，其中居然还有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此人就是钱壮飞。

调查科成立以来，一直是在中央党部组织部内办公，由于是一个科室，人人都有正式编制。

但后来的这20人没有正式编制，而且都是新面孔，因工作性质的原因，不适合在组织部内经常露面。再说，原来很拥挤的办公室本就很狭窄，一下子也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在此办公。徐恩曾感觉到这么多人整天进进出出，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对于搞情报工作很不利，搞情报工作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地点越隐蔽越好，组织部内是不宜再蹲下去了，必须更换地点。

几经寻找，徐恩曾相中了位于南京中山东路305号中央饭店附近的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房，作为调查科新的办公地点。

这座楼房的大门整天都是紧闭着，黑色的窗帘也总是垂下来，要进入此楼内，必须要经过批准，一切都显得很神秘。

为避人耳目，徐恩曾让人在大门外挂了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从此，这里也就成了特务大本营。

自从有了“正元实业社”，徐恩曾就经常进入其中，以这里为主，把自己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指挥人员专门从事情报活动。

而对于设在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则留少数人在那里做一些公开的调查活动，支撑门面。到了此时，原调查科工作人员除了个别调出外，两处人员加在一起，已达到50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员最多的一个科。

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人民民主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徐恩曾感觉到要完成蒋介石、陈立夫交给自己的任务，就必须壮大力量，便

决定在调查科内增设一个“特务组”，这也是调查科首次公开出现“特务”字样。

徐恩曾规定，调查科内的一般特务活动由采访股负责，而对于共产党的调查研究、行动策划、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都是由特务组负责。

特务组不属于哪一个股负责，而是由徐恩曾直接掌握和领导，组长顾建中，助理干事徐进、寥兴序，办公地点也与别的组不在一起，而是设在紧连大办公室的一间小房间内，就是大办公室人也是不能随便进入此小房间的。

不久，徐恩曾又在调查科内增设了一个“言文组”，由整理股干事刘清源负责，助理干事赵德恺、许志盈协助。

言文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纸杂志，各种进步刊物以及国外华文报刊，按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进行分类剪贴，逐次报送徐恩曾转交陈立夫参阅，该科的办公地点设在楼下的一间房内。

徐恩曾来到调查科后，心怀鬼胎，竭力地搞好与首都警察厅和宪兵司令部的关系，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了。

当时，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江苏盐城人，曾担任过陈果夫的保镖，手下有督察员10多人。

调查科就经常用警察厅名义，借口检查户口，深夜闯入到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者家中进行搜查，如果发现进步书刊，便予没收，甚至把家主当场逮捕起来。

陈立夫与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关系相当密切，陈对谷正伦一直很尊重。一次，陈立夫应邀到南京宪兵学校对特务班第2期学员讲解自己编写的《唯生论》。只见他在台上高谈阔论，而谷正伦坐在台下“洗耳恭听”，一副认真的样子。

可这个陈立夫一讲就是两个小时，把台下的谷正伦给忘记了，谷正伦也真有忍耐心，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讲，一直坚持到散会。陈立夫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非常感动，双方的关系更加深了。

谷正伦对陈立夫也是言听计从，遇事积极相助，得知徐恩曾就任调查科主任后，看在陈立夫的面上，他主动聘用徐恩曾为宪兵司令部的顾问，对特务组长顾建中也给了一个名义，每月支付车马费80元，让徐、顾二人可以随意出入宪兵司令部的大门。

徐恩曾不仅主动搞好与谷正伦的关系，还注重加强与其下属部门的联系，宪兵司令部警务处是宪兵特务活动的主管单位，处长卫持平，副处长欧阳向；军法处是案件审理判决的主管单位，处长周剑心。徐恩曾就经常与这些人在一起吃喝，有时还送一些礼物，不断笼络感情，加深了解，为自己开展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

调查科逮捕的人，大都是送往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徐恩曾与监狱长姚儒栋的关系也很好，后来还把姚调到中统局人事室任职。

随着调查科送押人员的逐渐增多，徐恩曾在征得谷正伦同意后，在该处监狱内新建了一排平房，专门关押由调查科送来的人。

2. 哀叹美梦难圆

调查科成立之初，在各省、市并没有设置下属单位。徐恩曾任调查科主任后，为了扩大活动范围，将各地的情报及时送到调查科，于1930年秋，派出了3名特派员到几个重要地区去。其中到上海的特派员先是杨登瀛，武汉特派员是蔡孟坚，开封特派员是黄凯，这也是调查科对外派出去的最早一批人员。

徐恩曾对此次外派出的3人寄予厚望，临行前，还专门举行了宴会，为3人送行。

杨登瀛是中共发展的内线，黄凯到开封也无建树，只有蔡孟坚在武汉干得很起劲。

蔡孟坚按照徐恩曾的要求来到武汉后，立即拜见了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说明来意。何要求蔡孟坚要以共产党为主要对象，展开情报工作。

因蔡孟坚未到武汉之前的身份是少将参议，何成浚就委任蔡孟坚为行营新成立的侦缉处副处长。

此时，贺龙在湖北洪湖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蔡孟坚为了得到有关的情报，孤身一人化装成渔民，租用了一只小渔船，四处进行侦察活动，并拍摄了一些照片。返回后，连夜写好了情况报告，连同照片一起由专人送交调查科，徐恩曾看到后很满意。

1931年春，蔡孟坚在汉口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很快叛变，为立功，便带领特务到处查找中共地下党员。

4月24日下午，尤崇新等人来到了新市场游乐场（一说是轮渡码头附近），只听到一阵喝彩声，抬头一看，一群人围站在一起，中间有一个30多岁的壮年男子，个子不高，身材敦实，两眼有神，动作利索，正在聚精会神地表演魔术。

“怎么会是他？”尤崇新把头上的礼帽往下压了压，不让别人看清楚自己的面孔，心中在暗想。

开始，尤崇新也不想把眼前的这个人 and 脑海中的那个人联系在一起，不由得又抬起头来，再一次向场中正在表演的那个人望去。

“没错，就是他！”尤崇新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尤崇新所说的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二人因工作关系有过多次接触，相互很熟悉。

此时的尤崇新想到自己被调查科抓起来后，由于没有立功的表现，蔡孟坚对他的态度也变了，还规定了时限，扬言再抓不到共产党，几天后就要把他枪毙了。

想到这里，尤崇新不再犹豫了，就用手指着顾顺章，对身后的几个特务大喊一声：“快抓住他！”自己就先冲上前去，像恶狼一样，伸手把顾顺章紧紧抱住，特务们也把

顾顺章团团围了起来。

正在专心表演的顾顺章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惊住了，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顾顺章就这样被逮捕了。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化名黎明，上海宝山县人，1903年出生。曾在英商南洋兄弟公司做工，在“五卅”运动中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派遣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回国后仍然在上海，参加了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任3科科长。

顾顺章身材较矮，头脑灵活，聪明机警，双手开枪，枪法很准。还精于化装，以假乱真，表演魔术，水平很高。

1931年3月，顾顺章奉命带人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返沪路经汉口，他叫别人先走，自己留了下来，在离大智门车站不远处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了下来，违反地下工作原则，用“化广奇”的艺名，在新市场游乐场公开表演魔术，结果被尤崇新发现了。

蔡孟坚见抓到了顾顺章，心中非常高兴。

第2天，蔡孟坚就找到何成浚，详细汇报了抓到顾顺章的经过。何成浚也认为此事关系重大，自己不宜插手，不如推给南京调查科，让徐恩曾去办理为好。

于是，何成浚就和蔡孟坚一起商量，认为要尽快将顾顺章押解到南京，并就乘坐的交通工具、行走路线、押送人员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很晚了。蔡孟坚感到一直紧张的心情有些放松下来，可急于立功表现的念头又出现在脑海里，觉得在顾顺章没有到达南京之前，应该让徐恩曾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于是，就以武汉行署的名义，接连向调查科发去了6封电报。

蔡孟坚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几份电报，让他抓到更多共产党人的妄想落了空。

当天深夜，顾顺章被一群人簇拥着，走上了停靠在长江边上一艘招商局驶向上海的客轮，在客轮上层大餐厅里住了下来，由一个班的宪兵负责看守。汽笛一声长鸣，客轮缓慢地向南京驶去。

此时的南京城刚到4月下旬，天就不断地下起雨来了，雨虽然不大，时停时下，但那雨就像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铺天盖地笼罩着南京城，让人感到有些窒息，有些气闷。夜幕降临，闪烁着万家灯火的古城南京就像要破网而出，勾勒出六朝金粉之地的繁华。

中央路305号的正元实业社，多数窗户已关上了，只剩下几个窗户的灯还亮着，犹如一只蹲伏着的巨兽。

这天是星期六，与以往的周末一样，徐恩曾早已不见踪影，他是去找姘妇销魂去了。别人见他一走，也就纷纷溜开。恋家者匆匆回去享受天伦之乐，贪财者缓缓来到赌场准备挑灯夜战，好色者悄悄溜进妓院或秦淮河的画舫。

此时，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正在值夜班，也只有钱壮飞才知道徐恩曾现在何处。

钱壮飞，也叫钱潮，浙江省吴兴人，与徐恩曾是同乡，1896年出生，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夏，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在党组织同意下，到南京打入到调查科。

徐恩曾知道钱壮飞是自己的同乡，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双方关系逐渐好了起来，徐视钱为心腹，让钱参与处理调查科的日常事务。凡是各地发来的电报、文件，都由钱壮飞先处理；凡是调查科发出的电报，必须由钱壮飞先过目，再送徐恩曾签批。这样，调查科的秘密，几乎都在钱壮飞的掌握之中。

徐恩曾并不是个糊涂人，鬼心眼也很多的。他虽然信任钱壮飞，可有一件东西是始终不放手的，这就是与政府高级官员互相通报的密码本，一直是亲自保管，从不放给别人手里，就是外出也带在身上。

钱壮飞知道，要想为党组织获得最机密情报，就必须掌握密码本，多次试探想得到密码本都没能如愿。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徐恩曾到一个情妇那里去过夜，随同的钱壮飞认为这是获取携带密码本的最好时机，就建议徐恩曾不要随身带去密码本。

那天，徐恩曾确实是把密码本带在身上，想了想钱壮飞说的话是对的，就掏出密码本，让钱暂时保管起来。

钱壮飞拿到密码本后，迅速用照相机把密码本全部拍了下来，从此也就掌握了这本密码本。没想到时间不长，还真的用上了这个密码本。

这天晚上，也就是4月25日，钱壮飞吃过晚饭后，坐在寂静的办公室内，埋头批阅一大堆白天没有处理完的文件。

已经是深夜了，突然，一个年轻的机要员轻轻地推开了房门，快步地走到他的身边，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电报放到桌子上，又悄悄地退了出去。

钱壮飞搁下手中的文件，顺手拿过刚送来的电报看了一眼，只见上面标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发电处写着武汉绥靖公署。

“莫非是武汉出了什么事情？不然也不会这么晚了还来电报。”钱壮飞心中一惊，眉梢微微一扬，不祥之兆在心中跳动了一下，眼睛不由自主地看着桌子上的电报。

他还没有来得及翻阅电报内容，就听见门外又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只见那个年轻的机要员再次送来了一份电报。

钱壮飞坐在办公椅子上动都没有动，等机要员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离开后，就朝电报看了一眼，又是一份徐恩曾亲译的电报，还是从武汉发来的，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非要在半小时之内连发2份电报来？

看到第2份电报，钱壮飞预感到可能是有重要情报了，刚想看一看电报的内容，只见机要员又推门走了进来，又送来了第3份电报，电报样式与前2份一模一样。

在以后不到1小时内，机要员又前后送来了3份电报，连同前3份，一共是6份电报，样式是相同的。